# 晉書斠注

# 晉書斠注卷四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 列傳第十六

###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曾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曾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書鈔六十七引臧榮緒晉書作奉使勞蜀時蜀新平人饑士荒頌表求振

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書鈔六十七臧榮緒晉書曰頌表賑穀未報遽行開倉出穀蜀民賴之太祖以頌專輒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作定科律理詞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荊揚白褒又為左丞見山濤傳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書鈔五十三晉武帝詔云黃門郎劉頌貞平居正兼明法理可議郎守廷尉又六十引王隱晉書作轉廷尉正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

紀日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主一作王御覽七百六十二王隱晉書日有公主水碓三十餘區所在遏塞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勠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日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鄉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盆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

淺多遼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棨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士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

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
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憤不
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
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
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
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遣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
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
急所須地交得長王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
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
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閒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

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胄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

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
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
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
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
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
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
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
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
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

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

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寍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側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

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

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周家祿校勘記曰籍當作藉然按尚書序疏及詩疏書籍籍田皆取義於假則知籍藉古字通用故藉藉爲籍籍狠藉爲狠籍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穨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

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纍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

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
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
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
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
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
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
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
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
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
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

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

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一端蓋事之大較其

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脩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衞下之權不重則周家禄校勘記曰御誤衞無以威衆人而衞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令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遼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一作臣思懼

肖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肖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

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

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周家祿校勘記曰小在句有脫誤）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味適情之樂者捐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己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

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業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
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
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
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
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
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
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
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
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
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

也今人主能恆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眾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宜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

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

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巳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末能省幷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閤課功校簿而巳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

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賢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綱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綱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

之姦自然甯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惲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

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穢是以聖人一作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

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

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周家祿校勘記曰句首當作然後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

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傷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

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沈萊苟善則役不可息案傳祇傳祇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頌云沈萊即謂此堰也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動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

役務爲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勤矣埽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

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荅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衞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曰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駮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

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篡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尙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

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案以下文諡曰貞諡之頌之死必是自殺當時諱言之故云病卒三十國春秋乃是實錄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諡曰貞中書侍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隱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讀史舉正曰案此則隱襲封當在永康之後文誤置前又案梁鄒縣本書地理志無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卒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

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魏志李通傳注曰秉子重字茂曾案李通爲重曾祖魏志通傳云江夏平春人此傳作江夏鍾武人地理志有平春無鍾武蓋太康三年以後始改鍾武也世說品藻篇注引晉諸公贊亦作鍾武茂曾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誤作茂魯張光傳亦云江夏鍾武人父景秦州

刺史都亭定侯

魏志李通傳曰通字文達封都亭侯子基襲基兄緒注引王隱晉書曰緒子秉

字玄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

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

俱免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

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敎正當爾

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

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

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

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

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

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

董仲連僕射王公仲竝可謂慎上曰此諸人者謂恭朝

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

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

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

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

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世說棲逸篇注文字志曰歟

祖康秦州刺史賢媛篇注引永嘉流人名亦云康字玄

胄家唐人避丙字諱改作景秉與丙爲嫌名故亦避之

世說注引文字志永嘉流人名作康則康與秉形近而譌也御覽四百三十引王隱晉書亦譌作康重少好學魏志李通傳注曰少知名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少以清尚見稱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案刑當從通典十四作形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

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

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尙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

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一作不曲爲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

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違邪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垂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醉等文多

不載再遷中書郎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作中書侍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尙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魏志楚王傳注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啟言可以曹嘉爲員外散騎常侍詳晉志傳注文選五十八注李重集日爲選部尙書其箴日銓管人流品藻清濁書鈔六十李重集日爲選部尙書著選曹箴置之左右以明審才之宜又尙書箴云難以選曹尤鍾其劇三季陵遲請謁方起書牘交橫貨賄若市屬請難從亦不可杜惟在善察斷倘舉止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王符潛夫論姓氏志曰東門西郭皆是因居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

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日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尙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尙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

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韞韣道藝（文選反招隱詩注王隱晉書作韞櫝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

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文選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注引晉諸公贊各得其所作各得其用又王文憲集序注引亦作其所毅字茂修文選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注引晉諸公贊作汝南李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核晉書有職官志不稱百官志且亦不載李重之議又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攷晉書不立郊祀志惟有禮志亦不載彪議也張亢傳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麻志今志初無其文摯虞傳表論封禪見禮志又議王輅兩社事見輿服志今攷禮志載衛瓘等奏請封禪表列諸臣

名初不及虞若玉幣之識則輿服志亦無之惟兩社議
見於禮志然亦非輿服志也蓋自唐以後修史不出一
人之手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至於如此敬播諸臣末免
失其職矣勞格校勘記曰今本晉書無百官志減桀緒
晉書有百官志載重議曰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
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
改重外選徧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上倫瑣建官垂
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
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採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
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
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惟
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璽書鍮賤五有穎字或賜爵進秩諒
騎璽稍鏈謁轄尉爲治大體所以遠爲牧趙蹤三代也
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朋郡守便入爲三
公竅跂蠍襁郡十守一下稍纖鍾獎靜鎔額覽香寵虞延第五倫桓
庾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柱幾滿假田豫胡質等居
郡十餘二十年蹤諸或秩中二千石沒節猶不去郡下比
不郁易覽旃玹轄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下世不徙官之義
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前北多以衞敘覽官有猷大臺始職以
亦材如鄧此寫陵黃選門之中俗書末邸反而篤給尚皆之數凡等末而治後昭至十家五職字犨而百

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云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官法人或不直秩觭擴陌辭京謗礙勝鄉十太三守判以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縱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令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徵覽書作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擇對策何法盛晉中興書亦有百官公卿志唐初修史沿用舊文未經芟創

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邃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眾搜求隱逸書鈔三十七王隱晉書日詔朝眾以抑奔競叔對策作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罔不畢舉又特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

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御覽二百五十九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都亭侯江夏李茂彥遷平陽太守案傳不言封都亭侯蓋襲其父之爵也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書鈔七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清簡無爲下有愼刑重殺愛民養化二句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案魏志李

通傳注引晉諸公贊重二弟名尙矩疑與尙矩字形不類似非譌誤豈重尙有一弟耶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世說品藻篇曰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世說品藻篇注引晉諸公贊作王敎喻之重遂不復自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案如世說之言重以仰藥死非以憂成疾也左司馬傳暢贊作右與本傳異荀粗傳又作左長史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諡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世說棲逸篇曰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注文字志曰廞字宗子

江夏鍾武入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嘗疾不能行坐常仰卧彈琴諷讀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馬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不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又品藻篇注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號游陽令志仕員外常侍南康相案廞與慕皆式之弟慕無事蹟廞與兄齊名而傳中不著其名史臣之漏略也式爲臨海太守傳亦失載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頗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

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
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亹可觀
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
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兹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 晉書斠注卷四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弟祗

傅玄字休奕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傅玄字休逸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一作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文選雜詩注引臧榮緒晉書博作勤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史通外篇

曰魏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後參安東衞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作俱掌直諫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淸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通遠作通達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

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通典十三作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通典十三敦作崇）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

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通典十三作而無游人在其間）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通典十三淫作輕）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

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通典十三作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通典十三藉作籍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通典十三農上有耕字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旣衆

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案當從通典十三農上有爲字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愼終之

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
用斟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
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
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
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
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
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
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
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

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綦毋龢（隋經籍志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孔晁撰晁五經博士又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卷舊唐志孔晁周書注八卷案漢書鼂錯傳作鼂景帝紀作晁是鼂晁本一字）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

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
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
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
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
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
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
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
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
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

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日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日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日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

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閒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

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討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幷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

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書鈔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羌虜擾邊詔公卿會議省中玄乃隨詔所問陳事精灼又五十八引王隱書曰志在拾遺多所救正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

家通鑑晉紀武帝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日玄傳日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尙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勞格讀書雜識日玄爲太僕在泰始五年勤覲后崩於咸寧四年相距十年考異誤認泰始爲咸寧故以玄傳爲誤耳時年六十二諡日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嚴可均鐵橋漫稿傅子敘日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傳玄撰舊新唐書志同宋初文集亡而傅子尙有殘本崇文總目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後不著錄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幷無篇名日六條及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六條合爲一卷卽今世所行聚珍本也余從羣書治要校補大典本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注寫出六千餘字

廣爲二卷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羼越凡所載傅子皆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九十七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余既作意林攷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徧蒐各書所引見得數百條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排比之爲補遺二卷與前定二卷合爲四卷與聚珍本相輔而行或問補遺與前二卷小有亟裒竊恐未安日補遺號意林欲見傅子原次耳合而稱之請俟來哲又問傅子爲內外中篇有四部六錄云何區別日內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敘傳終焉四部六錄莫攷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幷文集百餘卷行於世唐志司隸校尉傅玄集五十卷錄一卷隋志作十五卷方濬師輯爲五卷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在

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

及信矣其後追封淸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

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

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書鈔一百傳咸別傳曰咸少屬文不貴詞人之賦穎川庾純嘗歎曰傳長虞之意不可及

也　咸寍　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文選贈何劭王濟詩注王隱晉書曰舉孝廉拜

太子洗馬案本傳脫舉孝廉三字類聚一百御覽十一

傳咸自敘曰太始九年自春不雨涉夏節聖皇勞慮分

使祈禱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從祀事三朝雨大降退作

喜雨賦御覽二百四十六傳咸申懷賦序曰余自无施

謬爲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意常憫然案咸

自敘云太始九年以太子洗馬兼司徒此作咸寍初誤

也傳敘遷司徒左長史又在爲冀州刺史之後亦誤惟
玄卒於泰始五年以後咸之襲爵或在咸寍之初疑本
傳敘爲太子洗馬誤在襲爵之後也文類聚五十四引
咸明意賦云侍御史傳咸奉詔治獄本傳亦失載爲侍
御史

累遷尚書右丞

書鈔六十王隱晉書曰傳咸爲右丞
殿中嘗火百官莫不趙救而尚書東
平王愆郎温字柜昆等不湛藁咸以想等職在機近宜
當風發先百僚就有悲疾宜自扶力而妥然在外不赴
瞥急奏免懋咸前後所彈奏辭皆深切及八坐以下莫
不側目者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傳咸爲尚書左丞
時尚書郭奕咸故將也累辭疾病不起復不上朝又自
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御覽二百十三
晉諸公讚曰傳咸爲左丞臺閣小大堂風自肅又文選
晉紀總論法干寶晉紀曰尚書郭啟赴妹葬疾病不辭
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御覽二百十三傳咸表曰左
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閣劣猥忝斯任
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悍恐寢食無寍又傳咸答辛
贓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
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
忝此任俛俛從事日憤一日又六百五十集傳曰咸爲

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云云案晉紀郭啟爲郭奕之鵠觀咸自表及詩序是咸先爲右丞後爲左丞此表蓋爲左丞時所上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句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

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通鑑晉紀注曰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隨其資望輕重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增置有都督都督鄴城守諸軍都督安泰雍涼諸軍都督梁益諸軍都督荊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督淮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州諸軍凡十其資輕者爲監軍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戸口比漢十分之一通鑑晉紀注曰漢元始之初民戸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之初戸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既并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戸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蓋口猶及漢十分之一而戸則未幾及也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

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書鈔七十三干寶晉紀曰傅咸多執正奏免豫州中正夏侯俊又曰傅咸執正秉一州議案本傳下文亦作夏侯駿是俊爲駿之誤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

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

魏志毛玠傳注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是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于下

民到于令稱之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魏志毛玠傳曰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家

宰惟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
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
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
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
其悾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
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
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
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
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
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

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衞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書鈔六十二王隱晉書曰傅咸遷御史中丞奏劾少府夏侯陵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於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爲訓奏上免陵官案夏侯陵蓋夏侯駿之誤本傳下文有咸諫汝南王亮書言夏侯駿少府私竊之事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非奏劾也亮既不納故咸復上諸朝廷耳

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盆厚以敘元作似其歡心此

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魏志衛臻傳注引傅咸集作與汝南王亮牋 楊駿

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案魏志衛臻傳注引傳咸集有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與復越某作郎四十三字在一犬吠形之上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魏志衛臻傳注引傳咸集叵作回二字形近而譌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

惜在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敢摩
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頟頟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
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
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周家祿校勘記曰怒當為恕形之譌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群僚舉郡縣之
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
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
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
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
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

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

稱詠不善則眾惡見歸此之職職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書鈔三十七王隱晉書傅咸傳曰張華建議起咸爲司隸校尉固辭不免每云剛正直繩師師嚴憚又一百四十四兩引傅咸爲司隸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爲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illegible]勞格校勘記曰長兼字當起於此胡三省以爲始於孔愉非是[illegible]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迺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御覽二百五十臧榮緒晉書曰咸悲慟傷咽以身無兄弟臧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御覽二百五十臧榮緒晉書曰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咸又上表曰臣既篤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

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旣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勑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斃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無赫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

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御覽二百五十藏榮緒晉書曰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攻篡囚徒掠奪市道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懾之數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案謇諤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肅然類聚六十一引王珉答徐邈書曰見傳咸彈孫詹事集華陽志十一云何攀由越騎校尉領河南尹本傳失載咸之劾攀當在是時足證常氏所稱歷官至爲翔實讀史舉正疑別一人非蜀郡何攀誤也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

相臣正請免戎等官勞格校勘記曰義當作毅李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潘尼贈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其字不同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

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

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書鈔六十二引傅咸集譬作喻）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通鑑晉紀亦作四年卒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

咸五年十月卒年月差外故以本傳爲定寰宇記六十六日河間縣傅咸家晉之文士葬於此案咸爲北地泥陽人其官終於司隸校尉不知何以葬於河間或以其曾爲冀州刺史歟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宋書傅亮傳曰亮字季友祖咸司隸校尉父瑗安成太守二子迪亮迪字長猷五兵尚書亮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子演湛湛都演祕書郎案宋書敘傳亮世系爲咸之孫而南史本傳則云亮爲咸之玄孫又宋書南史傳並云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南史稱隆爲亮族兄隆旣爲晞曾孫則亮亦當爲咸之玄孫矣恐宋書本傳有誤長子敷嗣敷字穎根淸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鎭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文選盧陵王墓下作注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役子等所爲貴未能濟子所爲也魏志傅嘏傳云字蘭石封陽鄉侯薨贈太常謚曰元侯注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祗性至孝早知名魏志傅嘏傳曰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書鈔六十山濤啓事云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應雍州刺史久無郎前尚書郎傅祗人才無先之者請以補職案傳不言爲尚書郎從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御覽五百五十六晉賜傅嘏夫人鮑

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昔以令德賢才爲先帝所拔登
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歿不終功業每念其
遺績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 其後諸卿夫人
十萬給作藏人功嘏墓開祭以少牢
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
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
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
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
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
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

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尙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啟日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尙遷青州刺史勞格校勘記日夏侯湛爲魯芝銘干寶晉紀並云擢并州刺史考芝傳亦云爲并州刺史此云青州疑誤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諸史攷異三日案靈川當作靈州宋書傳弘之傳高祖祗封靈州公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地理志不載千八百戶餘二千一百戶

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儁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朞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晉書校文三日討平萬年乃孟觀事觀傳及武帝紀皆同歸功於駿殊非實錄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眾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簒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

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
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
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
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
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
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祗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
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
王越輔政祗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
雍穆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
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遜司徒（魏志傅嘏傳注）

引晉諸公贊作永嘉中至司空案本傳不言爲司空當是司徒之誤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讀史舉正曰案文大字衍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小平津城在孟津縣西北舊志云漢平陰縣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晉傳祗保盟津小城或曰即小平津宣弟暢行河陰令閻鼎傳作河陽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勑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宣字世弘年十六歲喪繼母哭泣

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卽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晉諸公贊曰傅宣定九品郎末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魏志傅嘏傳注世語曰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晉鈔六十二傅宣別傳曰宣爲御史中丞明法執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御覽二百六十五引傅暢自敘曰兄宣年三十五立爲揚州都令案都令傳中不載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爲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御覽三百八十五傅暢自敘曰暢字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曾叔虎以德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褶被其背脫余金鐶與侍者謝余當恡惜之而

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又六百九十五引自敘曰日魯謂靖龢題杜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每來往喜與余戲案洪迎當爲世道之誚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御覽二百六十五傅暢自敘曰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爲揚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爲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爲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敘也案傳不言爲中正勖御覽又引荀勖集表讓豫州大中正勖傳亦不及之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隋志雜史類作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唐志晉諸公贊二十二卷魏志傅嘏傳注世語曰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水經穀水注引都水使者陳狠鑿運渠事稱傅暢晉書疑即諸公敘讚之文暢未嘗著晉書也成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宋書傅弘之傳曰暢

没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蜅
辦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西戎司馬參軍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啟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尙子莊才識爰膺袞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斠注卷四十七